

贾府的小戏班解散以后，分到宝玉房里当丫鬟的是芳官。

芳官年纪小，淘气，任性，不知高低。要说宝玉房里的丫头，晴雯本是个“心比天高”的人，可是连她也觉得芳官太骄傲了。有一次芳官跟夏婆子起了冲突，晴雯就说：“都是芳官不省事，不知狂的什么也不是，会两出戏，倒象杀了贼王，擒了反叛来的。”这是嫌芳官气派太大。

第六十回有一段好看的情节。

当时芳官奉命到大观园的小厨房去，跟管厨房的柳嫂交代宝玉要一个凉拌菜。柳嫂答应了芳官的话，又笑着邀请芳官进厨房逛逛。她为什么对芳官这么殷勤呢？因为柳嫂想通过芳官求宝玉办一件事。这就是说，芳官在宝玉那里是得宠的。

芳官才进来，这时又来一个婆子，手里托了一个碟子，碟子里放着一块糕。芳官就开玩笑说：“谁买的热糕？我先尝一块儿。”边上有个叫蝉姐儿的女孩一手把碟子接过去，不愿给她吃。这蝉姐儿是夏婆子的外孙女。因为夏婆子对原来戏班子里的女孩子有怨恨，所以蝉姐儿跟她们也不好。

柳嫂见了，赶紧说她这里有才买下的，说着便拿了一碟出来，递给芳官。“芳官便拿着热糕，问到蝉姐儿脸上”，你要注意这句话，什么叫问到蝉姐儿脸上呢？就是一边把碟子塞到蝉姐儿的脸

## 因骄纵而美丽

骆玉明

边，一边得意地责问。这简直是写绝了！

她说什么呢？“稀罕吃你那糕。你给我磕个头，我也不吃。”说着，就把手里的糕一块一块掰了，扔着打雀儿顽，嘴里笑着说：“柳嫂子，你别心疼，我回来买二斤给你。”

小女孩的放肆骄纵，顾前不顾后，真是活灵活现。

第六十二回，宝玉等人在芍药栏红香圃举办生日酒宴，中途宝玉想起好半天没见芳官了，连忙回到房中去找，只见她脸朝着里面睡在床上，这是赌气了。芳官是个低等的丫鬟，岁数又小，酒宴上没有她的位置。既然没有请我，那好，我就睡觉了，不跟你们玩。

后面写柳嫂派人给芳官送来了晚餐。一个食盒子，里面是：一碗虾丸鸡皮汤，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鹅脯，还有一碟是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再有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粳米饭（一种高级的大米做的饭）。

《红楼梦》里多次写到菜肴，这一套也是很精致。你觉得这跟芳官的身份不太般配是吧？确实是，柳嫂有她自己的私念。这样一顿美味晚餐，芳官应该满意了吧？不是的，芳官说：“油腻腻的，谁吃这些东西。”只

把汤泡饭吃一碗，拣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。这个三等丫鬟有小姐的气派。

当天晚上怡红院里众丫鬟又单独为宝玉开了一桌酒宴。这里写到芳官的衣着打扮。上身是三色缎子拼接成一个“田”字形图案的紧身小夹袄，腰上束着一条柳绿的汗巾，底下是浅红色点缀着不规则花朵的夹裤，然后散着裤腿。如果以清代作为背景，当时女性裤子是穿在裙子里面的，不作为外面的衣服，而裤腿是束起来的。但芳官好几次出现，都是把裤子作为外衣，散着裤腿，直接穿在外面。这样显得自在。



红楼札记

她的耳朵上的首饰是不对称的：右耳的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玉塞子，左耳上戴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红宝石镶金的大坠子。对称的美一般端庄一些，不对称的美就活泼而调皮一些。

《红楼梦》很多地方写到女孩神态与扮饰之美，写芳官的一节是精彩的例子。芳官年纪小，原来只是唱戏，没干过伺候人的活，她还不曾真正知道环境的严酷。在她的美丽之中，包含着更多的天真活泼和自由放任。

孔夫子说：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这是老孔说过的最讨人喜欢的一句话，他也肯定不喜

欢芳官的样子。芳官是“不逊”的，有时候任性得不成样子。而之所以如此的缘由，是宝玉对她亲近，对她放纵与宠爱。他们俩玩起来特别开心。

认真说起来，芳官讨嫌的地方还真是不少。可是宝玉为什么特别喜欢她呢？因为这孩子虽然身份低微，却还不曾被世界扭曲，所以在她身上，无论是令人心动的地方，还是由于过分张扬而令人不喜欢的地方，都体现着生命的真实。在宝玉的纵容下，她有时候甚至很骄傲。而宝玉就是在这些地方看到了女孩的美，也愿意成为她的守护者。一个女孩，你要欣赏她的美，你要让她拥有自由，不自由的女孩是不会美的。

我不得不补写一句：《红楼梦》

通过描写芳官所揭示的道理，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不值一说的。但我们总是要考虑时代的因素；在曹雪芹所处的历史条件下，他已经做得够好了。

《红楼梦》里涉及很多西洋物品，所以宝玉也知道几个外语词汇。他给芳官起了一个法语名字，叫“温都里纳”，意思是金星玻璃。这个名字令芳官的故事带有奇异的色彩。而芳官的结局，是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，之后，她以命相搏，得到最后一个选择——进了尼姑庵。《红楼梦》写到尼姑庵和尼姑没有一点好感，但已是芳官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。幻想很美，而世界寒冷又潮湿。



### 山野之气

茶，生于草木间，汲取山野之气。茶人，汲取日月光华，做茶也悟道。

常年山中，不多言，似乎所有的话都留给虫子和鸟了。他与我相识，人浅语深。常常是默然，好像所有的动作都托付给猴了。我们都动了动嘴，话没能说出来，任茶与水缠绵。

问茶。茶亦有道。黄山顶级的茶，都与猴相关。

三道茶人，信奉自然，在太平湖畔守得三五亩茶园，不作添加。只与猴论道，以猴道行人道。茶园，杂花生树，云蒸霞蔚，山湖氤氲。厚实中透出灵性。

月明星稀，手工揉制，炭火催新茶，滋味弥散。初饮时，感觉与猴魁相类。肥瘦新老，恰到好处。回味时，微苦透着甘甜，猴道亦人道。

茶道猴道人道，三道循环，茶不欺，猴不欺，人不欺。诚不虚也。

微风拂面，茶当酒。量少，有些不安。略显珍贵。

五队毛峰，产自九华山地区，佛缘绵绵。既是五队，小队而已，三五亩茶园。山起伏，有霄坑，自然会有故事。没有月光的夜晚，天漆黑。远远的狗吠，山愈深愈远。天开曙色，雄鸡高鸣，该采茶了。

九华山，天下闻名佛教圣地。自古好茶产于寺。茶禅一味。五队队长，早年习武。虽习武，人却冲和，谦谦，做出来的茶也淡淡溢香。

我有一本笔记簿，从头至尾也没有多少字，而且书写格式统一，第一行金额数字，第二行亲笔签名，第三行写上日期，可谓简单至极。但因为本子里有近百名著名艺术家的亲笔签名，记载着一段上海文艺界热情参与公益活动的往事，使我格外珍惜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时任南市区委书记李伦新忧心忡忡对我说起：老城厢有一段明代城墙，年久失修，资金欠缺。几天后，我遇到关栋天、曹可凡、孙徐春、赵志刚、梁伟平等几位梨园好兄弟，说起这件事，引起他们的兴趣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出了个好主意：发动上海文艺界师友，进行募捐，为修复南市老城厢贡献一份绵薄之力。

于是，我们利用演出、开会、上门动员等方式分头行动。为了让文艺界更多的人参与公益活动，我们首先去找了黄佐临、秦怡、白杨等众多艺术大家，所到之处，受到热情接待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记得我与赵志刚去拜访甬剧表演艺术家徐凤仙，还闹了个笑话。

徐老师说着一口“石骨铁硬”（非常地道）的宁波话接待我们，她说：“格（这）是好事体，虽然阿拉董风甬剧团还没有恢复，我手头不宽裕，但是，也要尽一份力，唉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，不过，一口宁波话却难倒了我：“这种好事体，非但我会做，阿拉小仙人还会做的，小仙人从前还捐献钞票买飞机大炮，送到桥西（朝鲜）打敌人……”

我听得如坠云雾，心想：“小仙人是谁？”大概徐老师演多了古装神仙剧，所以脑子里会出现仙人、妖怪？”徐老师在小本子上写上金额，签了名。我用大兴（不正宗）宁波话向她道谢：“抱好了（太好了），谢谢徐老师，谢谢小仙人。”徐凤仙听了一愣，旋即眼睛也红了，吓得我拉着赵志刚飞快而去。

我请教老演员后这才知道，徐凤仙的丈夫是已故的著名甬剧表演艺术家贺显民先生，艺名“筱显民”。原来，我把“筱显民”听成“小仙人”，阴错阳差，都是方言惹的祸。从此，我学习方言的兴趣更大了。

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在家中接待我，她衣着朴素，居家打扮，穿件白底小花圆领衫（称为越南衫），配

## 一本笔记簿

王汝刚

条黑色丝绸长裤，手持团扇，真是典雅大方。她嘱咐老保姆：“请为客人泡茶，麻烦你了。”我暗暗称道：功架一流，好像在演方言话剧《雷雨》，扮演女主角“繁漪”。

袁院长说的嵊州官话，特别有韵味：“我早已耳闻，你们几位青年演员在做好事，这样热的天气，跑东跑西，真正难为你们了。”她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善款：“热心公益是我们文艺界的光荣传统，这次你们带了好头，王汝刚同志、关怀同志、孙春徐同志都是好样的……”

我轻声纠正：“是孙徐春。”袁院长嫣然一笑：“我知道的，前不久，我还去观看他的个人演唱会，观众很喜欢这位孙春徐同志呀……”我频频点头，无意再纠正，在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心中能留下美好的印象，何等荣幸。

在张瑞芳老师家里，我看到了一幕喜剧：瑞芳老师正在与她丈夫严励“吵架”。瑞芳老师快人快语对我说：“你来评个理，老严要去打麻将，我该不该让他去？”严先生满脸尴尬：“我们几个老朋友搓卫生小麻将，凭啥不可以？”瑞芳老师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当然不能去，你是老革命，让群众知道了，影响多不好啊。”

严先生据理力争：“我们又不是赌博，没有一分钱输赢……”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

望着他俩认真的样子，我做起了和事佬：“我听说，老年人偶尔打打麻将有益健康，不会患阿尔茨海默病。”瑞芳老师扑哧一声笑了，转身对丈夫说：“关键在于你打麻将太投入啦，连吃饭也忘了。”

严先生真诚表态：“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会照顾自己的，你放心吧。”瑞芳老师顺势推舟，笑着说：“脚长在你身上，要去就去吧。”严先生如遇大赦令，满脸笑容，转身就走。

目睹这一幕，我浮想联翩，这不正是电影《李双双》中，丈夫喜旺与妻子李双双评理的现实版吗？真是精彩绝伦！

如今，簿子上许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已经离开人间。时光流逝，记忆犹新，这本珍贵的签名本，我怎肯轻易抛下？

觉到人与尼雅，是渺小与无垠、短暂与绵久之间流转。

这边平息了。突然的情境让我心动。老叶，从车里取出茶具，余火温暖和催烧着壶水。一套喝普洱茶装备赫然在列。我与老叶对坐，先喝了一饼生茶。老叶不为外界所动，没说看什么月光，更没有在月光下散步，或作什么遐思。他安静娴熟地泡茶喝茶。我变得有些享受了，闻着生普洱的清香。我们讨论着茶。更多的，我听他说。他似乎很享受在尼雅的时空，泡一壶人生的普洱。

一会儿，老袁加入。换了另一饼熟普洱，和畅醇厚。在这个有限时空里，老叶竟然带了生熟普洱和煮茶工具。他说着茶，而老袁表现对文化的热爱。我说了很多徽州。洗换工具后，又煮了一壶祁红，红汤纯粹，色香味涌发。普洱和祁红裹着时间的沧桑，是我等历历人生的映照。

突然，我发现每个人都是一本深奥的书。我和老叶、老袁抵足品茶，人物、光影、时空都恰到好处。我们长一句短一句说着话。这是大漠深处的思乡。老叶广东人，老袁甘肃人，我是安徽人。在中秋后三日，汇聚在尼雅夜空，喝着茶，细细回味，甘之如饴，安享大漠星月。

愿意这么入座，闲静。静静享受尼雅夜空，这月光，还有高悬的星星。此境近于茶，心似秋月啊。

人来时，各色人等，各各心意。半月升空时，层层星星让位于几个闪亮的。此时，万籁俱寂，感



金秋的浙东，清风送爽，丹桂飘香。

这时，一片片被山海挤压得瘦瘦细细的平原、被山地围困得高高低低的梯田里，金黄的稻浪正昭示着丰收的景象。

从中国地图上，浙江东部的耕地少得可怜。只有在比例较小的分区地图上，才能找着一些属于田园的印记，而且这样的

田园周边，时常密布着村镇的名字。但是，一直受着地少人多困扰的浙江人始终保持着对耕地的呵护、对粮食的敬畏，并用绣花般的妙手，打理着少得可怜的耕地。在平原，通过土地整理，一些零散的土地又连成了片。

在山区，一代代的山民向山坡要地，梯田耕作一直延续着。浙东余姚拥有七千多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，出土过大量的栽培稻谷和野生稻原种，是世界公认的水稻的原

乡。因此，浙东人对稻米、对耕地，有着跨越时空的朴素而深厚的感情。“我行自喜有胜事，夹道黄云采黍秋。”行走在秋天浙东的田野，稻田的金黄扑面而来。稻穗亲昵地划过裤管，随即沉甸甸地轻摆起来。不远处的小河边，柏树的红叶簇拥着秋风，阡陌纵横；稻田间的阡陌上，水杉透着深沉的褐黄，成行成阵地排列着。一些诗句在这样的氛围里，随炊烟轻轻飘过：“村径绕山松叶暗，野门临水稻花香。”“湖田十月清霜堕，晚稻初香蟹如虎。”“百里西风禾黍香，鸣泉落窦谷登场。”

这样的诗句，已经存活了千百年，就像生生不息的黄皮肤，就像生生不息的黄穗子。无论时空如何变幻，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，也是不应该变的。

## 摄影

### 七夕会

### 稻香浙东

徐渭明 文/摄

